

相互确认过身份后，李秘书在电话里通知，六点三十分，庄省长请郑雄一起吃晚餐。

在文化界，郑雄是出了名的好女婿。

郑雄有个习惯，只要没有离开武汉，哪怕去新洲、蔡甸和江夏等远城区，也一定要回来吃晚餐。即使出差到稍近一点的黄州、孝感和咸宁等地，回家吃晚饭的次数也是十有八九。郑雄的理由是，自从当了这个破副厅长，成天忙于行政事务，只能利用晚餐一个小时，请曾本之先生对自己进行专业训导与授课。时间一长，常来常往的工作对象与工作关系们，也就习惯了，每到需要一起吃晚饭时，相关的人都留下来了，就只放走郑雄，还异口同声地笑话他，路上跑快点，赶不上私塾课，当心周老先生的板子要将他的屁股当作开荤菜。

郑雄毫不犹豫地请李秘书转告庄省长，结婚之时自己就承诺过，只要人在武汉，就一定会回家陪曾小安和曾本之吃晚饭。郑雄与李秘书隔着手机说话，曾本之听见了也像没听见的样子，急坏了一旁的安静，她一边做手势要郑雄答应李秘书，一边压低声音要曾本之发话，让郑雄这就出门赴宴，别让庄省长在那边久等。

曾本之的样子就像一觉醒来，睁大眼睛一动不动地想着梦里见到的那些甲骨文。

曾小安则在用手机给谁发短信，偶然抬头，见安静似乎要对自己说什么，连忙拿着手机走到阳台上。

事实上，时间也不允许安静再三再四地进行游说。

李秘书在电话里解释说，不是让郑雄去东湖宾馆的甲所，而是去茶港小区二号院庄省长家里做客。



在长阳路 62 号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门前，塞缪尔教授摸着脖子，颈椎疼了。“中国有这个说法吗，”教授问你，“颈椎有毛病的人上辈子是个吊死鬼？”

纪念馆比你想象的要小，一栋三层的、带阁楼的花园住宅式小楼。红灰两色砖建造，一楼是礼拜大堂，正前方是一扇深咖啡色的木门，巴洛克风格的石拱门廊。当然这是现在装修过的，1927 年迁到这里的时候，它叫摩西会堂。

“有。”你回答，“您怎么知道？”“我父亲告诉我的。”塞缪尔教授站在大门外给纪念馆拍照。二月里潮湿的寒风吹过他拿下围巾的脖子，颈椎病犯了。“有中国人跟他这样说过。你知道吗，平阳，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那天，他的颈椎病也犯了，因为筹备婚礼累的。塞缪尔家族颈椎病遗传，听说我祖父有，我父亲有，我哥哥有，我也有。那扇窗户，”教授指着小楼二层最左边的一扇窗户，“我家有一张照片，我父母结婚时站在窗前，朋友站在楼



听到这话，郑雄暗暗吃惊，嘴里仍坚持，请庄省长成全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承诺。

几个回合下来，李秘书大概得到了新的指示，终于让步，同意郑雄晚八点去庄省长家里喝茶。

郑雄如此表述夫妻间的恩爱，包含着能否带上曾小安一道去庄省长家的暗示，不管李秘书有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庄省长肯定没有发话让他带上别人。郑雄一直强调自己的主要身份是楚学学者，是曾本之的门生，但是，他对政治生活的敏感，丝毫不亚于以政治为职业梦想的那些人。在城市生活中，除了有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再亲密也不会轻易去别人家里，不得不去时，有个女人带在身边，要比光棍一条融洽许多。上庄省长家做客却不让带妻子，这让郑雄觉得，庄省长并非想与自己拉家常，而是有远比重家常事紧要的事要与自己说一说。郑雄估计李秘书的电话，一定有不同寻常的吩咐，这才拖到回家后才接对方的电话。他想用这种方式给这个家庭带来某种意外的惊喜，同时也有在曾本之面前小作炫耀的意思。

让郑雄没有想到的是，这天傍晚曾家的餐桌上，气氛反而比平时凝重。八岁的楚楚，向来淘气，是家里的开心果，这时候也像有心事那样，三下两下扒完碗里的食物就跑回儿童房，关上门

不知是做作业还是玩一个人的游戏。

楚楚虽然是曾家的外孙，却依着母亲姓曾。

这个决定到底是郑雄做出的，还是曾小安做出的，或者是他们俩共同做出的，曾本之和安静至今没弄清楚。等到新增人口的户籍手续办好之后，曾本之和安静才知道。私下里他们问曾小安，这主意是谁出的。

曾小安不让他们管，还说不就是一字之差吗，姓什么都一样。办理楚楚的户籍时，曾小安还在月子里，各种手续都是郑雄跑下来的。曾本之和安静却不好意思问郑雄。楚楚满周岁时，安静曾夸奖郑雄为人大度。

郑雄却说：“这事与我不相干。”还说，“换了别人也会这么做的。”曾本之听出这话里有些毛病，正在怀疑，郑雄又补上一句：“楚楚姓曾，是沾了曾家的大便宜，未来成长时好处多多。”

郑雄的话不久就应验了，楚楚后来能够在水果湖最好的第二小学报上名，而不必另付一大笔额外的择校费，多亏他跟着曾本之和曾小安姓曾，让校方有理由认为，楚楚是曾本之的孙子，而非外孙。

为此安静常常在家里说，也在外面形容说，这是“曾吞郑史”。作为曾本之的结发之妻，安静从水果湖一家银行的出纳员岗位上退休，赋闲在家，也道听途说

消失。果然，以色列建国了。上海的犹太人奔走相告：犹太人自己的国度诞生了！

在塞缪尔教授的叙述里，你能感受到当年饱受惊恐、压抑和磨难的塞缪尔夫妇如何的兴奋。上海固然是个已经开始建立起归宿感的城市，但他们依然更向往婴儿般新生的以色列。他们自己的家园需要他们去建造，事实也是如此，全世界的犹太人风起云涌般赶赴以色列。塞缪尔教授纠正了你的一个词，不是“赶赴”，是“归赴”。没错，是归赴。塞缪尔夫妇决定归赴以色列。

1948 年 12 月，第一位由以色列政府派到中国的外交官，摩西·尤瓦尔，到达上海。此人大笔一挥，发出了七千张去以色列的签证。塞缪尔夫妇带着八岁的小摩西拿到了其中之一。他们坐船离开上海。在黄浦江码头上，爱德华再次跪拜在地上，不同的是，这一次不只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妻子艾格尼丝、儿子摩西；这一次不是庆幸逃亡成功，而是拜谢上海；这一天，上海没下雨，太阳很好，万里无云。

第二次上海之行结束，塞缪尔教授回了以色列，断断续续通过几封邮件，半个月后，又给你发来一封邮件：

收件人：chupingyang@gmail.com
发 自：Jacob.samuel@yahoo.com
主题：耶路撒冷

亲爱的平阳：

昨天携妻儿去祭拜了父母，我把上海之行的照片摆到他们墓前，我想他们的在天之灵一定很愿意重新看一看上海。这个城市对他们来说既熟悉也相当陌生了，世界变化太快。必须再次感谢你的陪同和导游，如果说这是父母的遗愿，那我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是我自己的，我还

地学得一些关于甲骨文和青铜重器的知识。她杜撰的“曾吞郑史”，来自“人吞商史”之说。最早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甲骨文，被当作著名的中药龙骨。出于某些忌讳，凡是有刻画痕迹的龙骨，药铺老板一律拒收。当地人就用小刀将上面的痕迹刮掉，再将其卖给药铺。许许多多记载商代史料的龙骨被磨成粉，当作治病良药吃进肚里。后人叹息这段史实时，不免发出“人吞商史”的感慨。楚楚不随郑雄姓郑，而随曾小安姓曾，如此“曾吞郑史”之说，除了安静，其他人谁说都不合适。只有安静，说了也就说了，没人当真。

也许是觉得太沉闷了，曾小安便叫了几声楚楚。

楚楚只是答应，人却不露面，曾小安便懒得再作声了。

这是曾小安一向的习惯，因为习惯沉默寡言，郑雄在家里一直将她叫作冰雪美人。

放在以往，曾家的晚餐桌上，说话最多的是曾本之和郑雄。

他们说的总是永远也说不完的甲骨文和青铜重器。既是师生，又是翁婿，还有几分像父子的两个男人，只要一提起这些话题，在放下筷子之后，还要泡上二十道普洱茶，直到曾本之突然看一下手表，也不管正在说着的话题有没有完，便像追赶小偷一样快步走进书房，这顿晚餐才算结束。大多数时候，曾本之赶回书房都是为了继续琢磨那几片龟甲，从地底下挖出来起，一些学者就一直为上面的几个甲骨文文字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定论。而琢磨甲骨文只是开头，最多半小时，接下来就会长时间地盯着悬挂在正面墙上的那幅曾侯乙尊盘黑白照片冥想。除此种种，再无别的可能。

（未完待续）

会继续通过对上海的研究、旅行和体悟，以及对整个犹太民族的磨难的深入体认来完成，希望有机会能再次到中国，到北京，到上海。

我告诉你过吗，平阳，回到以色列我的失眠好多了，晚上不用折腾那么久就能睡着；睡眠的质量也有极大提高，不必每天夜里通过数绵羊才能把一个个梦连起来（过去我经常数绵羊，有时候把羊羔都数完了还睡不着）。我太太说，这是因为上海之行让我心安。我觉得很有道理，每个人都必须找到一种让自己心安的方式；还愿之旅，祭奠之旅，感恩之旅，我找到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耶路撒冷”必定也是让你心安的一种方式；但是，我又不免疑惑，仅仅因为一个地名发出的美妙的汉语声音，和秦环女士皈宗的神秘性，就能让你如此神往耶路撒冷？我已经问过希大的城市与社区研究所，没有问题，他们非常愿意你来做研究，所长先生也嘱我转达对你的欢迎。你可以待一年，也可以待两年，如果你想在希大接着念博士，那必须在访学期间掌握一定程度的希伯来语；你说已经在学习希伯来语了，我很高兴。来耶路撒冷是个大动作，没准对你一生都有大影响；鉴于我的疑问，我还是提请你三思：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哪儿。尽管我非常希望能在希大见到你。你有耀眼的才华，我很喜欢，我年轻的朋友。

一切好。

你的朋友雅各布

这是一个问题。终于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很多年里你都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到世界去”的问题，就是精神需要突围和漫游，就是寻找一种让自己心安的生活方式。

（未完待续）



陈彦（连载 91）

然后，由派出所副所长汇报他们对这件事的办案经过，从半棵树说起，一应调查先后投入警力、耗费时间不亚于一个大案的投入量。当然，他也替何所长那三脚做了检查。下面就是一个又一个部门发言表态，都强调了这件事的极端重要性，甚至上升到关乎全县、全市、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了。但最后什么问题也没解决，还是落到北斗镇了，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一是看守好温如风，决不能让他再离开北斗镇半步；二是由镇上先赔偿那半棵树钱，就是加上一倍、两倍、三倍都值得，掏钱买平安嘛；三是责成派出所所加紧破案，必须把黑夜中打了温如风的人绳之以法；四是由公安局研究处理好何首魁那三脚的问题，不要由此引起新的问题。政法委书记说得斩钉截铁，自以为会议很有效果，副所长却对着南归雁的耳朵嘀咕：“首魁所长早就料到是这个结果了。”

都十点了，南归雁接到一条短信：

中石书记让你现在来他办公室一趟。

这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发的，他就又匆匆返回了县委大院。王中石书记门口还排着几个人，秘书让稍等一会儿，他才急忙在笔记本上，准备了几条汇报要点。当然首先是温如风的事；其次还有北斗镇到底怎么发展经济、迎头追赶的问题；再就是“点亮工程”中石书记到底是啥态度，至今都没明确表过态。此前他已约过好几次，秘书都说等机会。要不是温如风的事，兴许这机会一时还等不来呢。中石书记也确实忙，都快十一点了，还有人候着。直到十一点过了，他才坐在了与书记紧挨着的沙发上。他想着中石书记肯定是要劈头盖脸收拾一顿人，今天下午政法委书记就很恼火，见他第一句话就是：“南归雁，你可给咱又放卫星了！是载人上天哪！”而中石书记有点慢条斯理，先问了问下午和晚上的会议情况，然后说：“你们准备怎么办啊？”他讲了会议的要求，说回去会抓好落实。中石书记说：“我在乡镇干过，不容易，想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看住，除非关起来。可人家又没犯法，哪能随便关人呢。这就得动脑子、想办法，疏导、安抚、化解是第一位的。需有得力的人去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不要搞得兴师动众、鸡飞狗跳的。也不要层层加码。咱们好多事情不是层层松垮，就是层层加码，都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之所以叫你来，就是怕你们压力太大，越搞越砸。我是有这方面教训的，情绪一激动，随便批评一个人，弄得好多年都没人敢跟这个人来往；偶尔流露一点对某个人的看法，立即弄得县委大院的人都不敢跟这个人说话了；我随便说了一句一个单位的门楼子没盖好，竟然连夜就拆了重盖。权力要求掌权者必须谨言慎行啊！这次更是一样，来头再大，你们也得冷静处理，不要整得皮焦里生的，将来还得翻烧饼。我马上要退二线了，一辈子干过不少乡镇，也在县上、市上机关兜兜转转，得按规律、下数办事，别一上头，就飞过梁去了。百姓百姓，百人百性嘛！我们面对的就是老百姓。我是学法律的，孟德斯鸠说，制定法律都要考虑山川地貌、民情风俗物理实际，要不然就执行不下去，何况是最基层的行政治理。我当镇书记时，有老百姓在我们门口一睡好几天，给他递饭，人家把碗都摔了，我看也没损失我的啥威信嘛！这件事固然很大，但温如风就这么个具体的小老百姓，还得从实际出发，把他那点子事情解决好是关键，不就是半棵树起的因嘛！”

“王书记，问题现在已不是半棵树的事了。他告的是挨黑打破不了案，还扯出村上、镇上一系列事情。有的没法落实，有的一时又落实不了。落不实，他就还会去告。”

“那咱们就从半棵树抓起，一样一样地来嘛！总之，我害怕你们操之过急，采取一些霸王硬上弓的手段，让矛盾越聚越大。今天看似压住了，可强人硬下手的事，迟早还会爆发出来。那个派出所所长，凭什么踢人家三脚，得严肃处理！”

“其实何所长……也是一个讲法治的人。”他还替何首魁辩护了一句。

“讲法治还踢人？我看他首先不懂法。基层很多事都是这样搞坏的。说是给公家干事，干着干着就动了私刑。这三脚不处理，温如风能不再去告状，嗯？”

中石书记说是不要太强硬，但语气依然很硬邦，南归雁就再没话可说了。这时，秘书拿了一大摞文件进来，明显是帮着下逐客令的。他就急忙问了一句：“王书记，不知……我们那个‘点亮工程’，你还有啥指示？”

“去看的人多吗？”

“县上去的多，市上也不少，还有省城来的。”

“有住下消费的吗？”

“这个……还不多。资金有限，配套设施还都没搞起来。尤其是七座山的连接索道。”

（未完待续）